



## 竺摩长老



著作：佛教教育与文化

### 太虚大师的融贯思想

研究西洋哲学史的人说，西洋出了亚里斯多德和康德，使哲学史上增加不少的光彩。我们现在研究中国佛教史也可以这样说，中国出了法显玄奘两公，使佛教史上涂著不可磨灭的光辉；而现今出了太虚大师，又使佛教史上开辟了新局面。这是就历史的伟大性说，大师在近今佛教建设及宣化的丰功伟绩，是不让显奘两公专美於前；而就教理方面的精深圆解，则自盛唐以後，又堪与永明藕益两大师比拟有裕了。盖中国佛教在盛唐之世，十宗竞彩，自武宗破法，经五季之乱，狮弦绝响，圆音久寂，唯有宋永明大师出，融澈各宗，慧解独具；而明季藕益大师承其遗绪，思想圆融，亦能高出於时；及今太虚大师应运而生，力唱八宗平等之说，引经据典，论理透辟，於前人尤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仅就个人管窥蠡测，对大师融贯佛教的思想稍为介绍。

大师自己曾把他的融贯思想，分为宗乘融贯和文系融贯。前者约横论

127

，侧重在教理的融贯；後者约竖说，根据教史的发展，欲融贯世界各文系的佛教而建立其所谓世界佛教体系。

宗乘融贯，是在宗派教乘上立论。佛教在流传上，老早就有宗派的分立，在印度佛灭初期，小乘佛教即有二十派的分畛，不久大乘佛教兴起，复有大小相对及性相空有两宗的对峙。至後期佛教，复有密宗继起。传至中国之後，又有小乘空有二宗及大乘八宗。大乘性相律密四宗，皆为传承印度之宗派；台贤禅净四宗，则为中国自己创立的宗派。其在宗中复分派别，则如禅宗之临济、曹洞、云门、沩仰等等。这在大师的佛教各宗派源流等书中，有明晰的详述。并说：「所述大乘各宗，共有十一，然地论归入华严，摄论归入唯识，涅槃归入天台，则唯八宗而已」。这是把十一宗摄归八宗，後又把八宗摄归三宗了，就是以法性空慧宗摄三论，法相唯识宗摄唯识，真如净德宗摄禅宗、天台、华严、净土、密宗。至律宗，则摄入法相唯识和真如净德二宗。这三宗的摄归，从前窥基大师虽曾略示其义，而没有像大师这样用以判一切教，摄一切法。因大师认为在整个佛教的根源中，其所以有种种宗派的支流，皆是「古德以自悟之心得，教化

适应时机而建立」。大师抓住了这个核心，所以他能卑 ?儿?宇宙，独步乾坤，把全

128

部佛法，一肩承担，「不为专承一派的徒裔」，像智慧狭小的人那样局於一隅，固步自封，不能窥澈整个佛法的全豹。

然大师在各宗派上有这个圆融思想，完全由於他得力在经论上的妙悟，发现各宗在教理上的共同律。他在佛学概论等书里，曾把全部佛法分为「五乘共教」、「三乘共教」、「大乘不共教」三种来贯摄，显明佛法在方便义上虽有多门，而在究竟义上无不会归於大乘不共教的正觉教海中。他自己曾发现到这种分法的见解，和西藏宗喀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论中所说「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可以比观。宗喀巴为西藏黄教的初祖，大师的见地竟能和其前後相呼应，亦可见大师於教理上证悟的工夫了。又在大乘宗地图释等书中，把大乘八宗的教法和宗义，作区别的分析 and 综合的说明，谓各宗在教法、发心和证果上是平等的，而在所崇尚的宗义，所集理的成宗和趣行上，则各宗都有殊胜特长之处；而这种殊胜特长，是学佛者随根性所契反博归约所必然的结果，不然研究教义而无专趣，将要散漫无归了。虽然，各宗的殊胜和平等，这种说法在古德的著疏中也不是完全没有的，不过那只是东鳞西爪，吉光片羽，像大师这种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和综合，熔冶於一炉，在中国不能不说是空前的了。但大师虽然圆解八宗，可是在弘扬上却推许於慈恩所宗的唯识学，这也就是所谓

129

「教化适应时机而建立」的意味。

至於文系方面的融贯思想，大师依教史的发展，把印度佛教分三期的看法：以佛灭前後第一五百年间为「小彰大隐」时期，第二五百年间为「大主小从」时期，第三五百年间为「密主显从」时期。这三个时期的佛教，直到现在，尚在这个世界上不断的流传。现在流传在锡兰、暹罗、缅甸等地的巴利文系的小乘佛教，即印度第一期的佛教；由中国再传高丽、日本等地的汉日文系的佛教，即印度第二期的大乘佛教；由西藏再传尼泊尔、蒙古等地的藏文系的密乘佛教，就是印度第三期的佛教。这三种文系的佛教，在意义上和价值上，当然首推汉文系的大乘佛法；但时至今日，科学猛进，交通发达，佛教的原理虽无国际性，而因各种民族各种宗派不同的文字语言的隔膜和偏执，反足以阻碍佛教的发展。况且在信奉上各有所尊，谁愿意说自己国土里所崇信的佛教是方便的小乘教或密乘教呢？故各派若不谋融会贯通，必无法使无国际性的佛教而成为有国际性的佛教。又在典籍上，三种文系的佛教都各有所长而互有所缺，如中国以大乘为主，大乘经典比较完备，密典和小乘经典自然比不上西藏或锡兰，反之，西藏和锡兰等处的所长缺亦然。

故欲融贯各文系的佛教使之成为世界佛教，不特在文 字典籍上需要交换，在思想上也非要沟通不可了。为了这种世界佛教理想

130

的实现，大师在十年前就派学僧赴康藏留学。后来，又有锡兰、暹罗、日本等留学团的出国。在今日，「世界佛教」已组成一种雏型，相信在时代 潮流的趋势上，在文化思想的激进中，这种理想将来是不难实现的。

除了上面三种文系的佛教，近代尚有一种新的佛教文系出现，就是欧 美文系的佛教。大师为促使这新文系的佛教发展，在民国十七八年 间，特赴欧美各国宣化，得到不少的收获。希特勒强横霸道，为时人所不齿，但其在生之日，亦曾说：「德国青年的思想猛进，迷信的宗教已不足启其理智的信仰，东方的佛教，将来或为德国青年所欢迎。」可见西方民族，对东方佛教已渐有认识。大师当时在伦敦一篇演说词中，并揭示他建设新佛学的整个思想。他说：「我所宣传的佛学思想，为适应现代世界人类的根机起见，约为四项，一、科学的佛学，以最新的科学方法研究佛典，并以最新之各种科学的发明来证明佛学的真理；二、实证的佛学，以禅宗或瑜伽的方法，对于哲学家所讨论的最高问题，予以实际证验之解决；三、人生的佛学，即从完成人生发达人生的向前进化中，走上自他兼济的大乘觉路；四、世界的佛学，解除佛教向来在各时代各方土各民族所传的各种文字各种宗派的偏执，以成为世界人类同解同行的佛学。」大师想把全部佛法在现实世界中活用起来，所以怀抱这种绝大的宏愿，不但把各宗各派的

131

佛学融会成整个的佛学，并曾努力将中国的学说和西洋新旧的学说拉到佛学上来而建立其世界新佛学的王国。看他在世之时，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新旧学说，莫不网罗评述，绰有裕余，就可知道他老人家深长雄厚的悲愿和魄力了。

一九三七年主编觉音出版大师五十寿辰特刊写於香港

132